

盛夏的松嫩平原像一块摊开的绿玉，青纱帐顺着公路铺向天际，风卷着玉米叶的清响与野苜蓿的甜香扑进车窗，连暑气都被揉得软了几分。特意避开了查干湖岸边如织的游人，驱车往西北而行，便到了塔虎城——这座沉眠在原野深处的辽金古城，少有人专程寻访，反倒把千年岁月保留得格外完整。

未达城垣时，先见一方汉蒙双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，静静立在田埂边，身后便是连绵起伏的城墙。没有雕梁画栋的门楼，没有鳞次栉比的商肆，只有野草顺着墙根铺展，在夏风里轻轻摇晃。拾级登上城墙，视野骤然开阔：整座城址方方正正，周长近万米的夯土垣墙如一条沉睡的巨龙，盘卧在绿野之上。四座城门的遗迹依稀可辨，瓮城的弧度仍藏着古时御敌的心思，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，早已化作了田间的蛙鸣与风过草叶的轻响。

脚下这层层夯筑的黄土，曾见证过辽代春捺钵的盛大光景。辽帝每至春季便巡幸至此，在嫩江之上凿冰钓鱼，纵鹰鹘捕鹅雁，接见女真、室韦诸部首领，营帐连绵数十里，旌旗猎猎卷过平野。那时的长春州是辽朝东北的门户，城郭之内街市纵横，官署巍峨，驼铃声里混着各族的言语，是塞北少有的繁华去处。可盛衰从来不由人，金戈一指，城阙易主，完颜阿骨打的铁骑踏破了城门，辽朝的春梦便碎在了嫩江的水波里。其后数百年，金代沿用、元代废弃，曾经的殿宇楼台化作了田垄，王侯将相的功名埋进了黄土，只剩这一圈残垣，伴着日月升降，挨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草木枯荣。

唐人诗云“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”，这是松嫩平原的朴实记叙。城墙还是那道城墙，只是看尽了兴亡



塔虎城寻垣

王子怡

更迭；原野还是这片原野，只是换了几番人间烟火。我们总爱追慕那些被史书浓墨重彩书写的胜迹，却常常忽略，真正沉淀了岁月重量的，往往是这些沉默在田间地头的残垣。它们不声不响，不辩不争，却把千年的时光都揉进了每一寸夯土里，只等懂的人俯身倾听。

日头偏西时，回到附近的蒙古族村落，寻了一家临街的小馆子。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汉蒙双语说得利落，推荐的都是最地道的本地滋味：铁锅炖嫩江鲫鱼，锅边贴一圈玉米饼子，再配一盘凉拌曲麻菜，一碟奶豆腐拌炒米。

不多时，揭开铁锅的大盖，白汽裹着鲜香扑面而来。鲫鱼是嫩江里的野生鱼，肉质细嫩得像凝脂，吸饱了汤汁，入口先是醇厚的鲜，继而漫出淡淡的甜，是江水养出来的清润本味。玉米饼子一半浸在鱼汤里，吸足了鲜汁，一半烤得金黄焦脆，咬一口外软内酥，满是粮食的香气。凉拌曲麻菜带着夏日山野的清苦，蘸着鸡蛋酱入口，恰好解了鱼肉的腻。奶豆腐微酸，混着炒米的焦香与白糖的甜，口感层次丰富。

老板闲坐下来聊天，说这古城边的人家，祖上多是守陵、屯垦的后代，城里的传说老一辈人能讲一整夜：点将台上曾站过金甲将军，跑马道上曾走过千军万马，城墙角的土坑里，还曾挖出过锈蚀的箭镞。说罢笑着摆手：“都是老故事了，现在日子安稳，种着地，比什么都强。”平实的话语里，藏着最朴素的生活智慧。再多的辉煌峥嵘，终究都要落到一饭一蔬的日常里。王朝更迭是史书里的波澜，可烟火人间的温软，才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。

驱车返程时，暮色已经漫过了原野。回头望去，塔虎城的残垣融进了橘红色的晚霞里，只剩一道沉稳的轮廓。风从车窗钻进来，还带着苇草的清香与鱼汤的余味，一颗在城市里总绷着的心，竟落得格外安稳。

我们总在旅途里追逐盛名，奔赴那些被千万人印证过的风景，仿佛只有人头攒动的地方，才算得上值得。可真正动人的旅途，往往藏在这些少有人至的角落：一段沉默的残垣，一片静谧的湿地，一碗热乎乎的家常饭，几句平实的乡音。它们不喧嚣、不张扬，却藏着最沉的岁月、最真的烟火，也最能安放一颗奔波的心。

暑风过处，垣影沉沉，江声悠悠。沉下心来，在静默里积淀，在寻常里坚守，自有千钧的力量，藏在岁月的深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吉林江南公司）

旧物志

JIUWUZHIZHI



竹门帘

石小剛

挪动老房子床铺时，床底积满灰尘的长条木凳露了出来，凳面长年经手摩擦，磨出一层温润的包浆。看见这张凳子，母亲年轻时坐在院里打竹门帘的旧事，清晰浮现眼前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，一到夏天，家家户户门前都要挂竹门帘，当地人不说织帘子，都叫“打门帘”。一个“打”字，藏着实打实的力气活，编织时要反复拉扯、勒紧麻线，竹篾才能排布紧实平整，工序繁琐耗时，久而久之便有了这个叫法。打门帘只备三样物件：削得粗细匀称的竹篾、自家搓捻的粗麻线、坠线定型用的青石坨。当年最受欢迎的纹样分两种，办喜事的人家必织双喜，寻常农户偏爱喜鹊登梅，只求阖家平安、岁岁吉祥。

长条木凳是编织的操作台，母亲会另外搬一张矮小板凳坐在一旁忙活。她总把长凳架在院中老枣树下，浓密枝叶遮去盛夏毒辣的日头。板凳前后两头拴满一道道粗麻竖线，每根竖线下端坠着青石坨，石块垂在凳沿下方，沉甸甸拽住麻线，整排竖线绷得笔直。削好的竹篾整齐码在长凳边，母亲稳坐在小板凳上，手持竹篾横向穿进竖线缝隙，来回推拉，借着青石下坠的拉力，一层一层将竹篾压实打牢。

织到双喜、喜鹊登梅纹样处，她的动作会慢下来。要搭配深浅不同染色的麻线交错排布，才能衬出清晰花纹，稍有歪斜，便要整片拆开重织。母亲手掌布满常年劳作磨出的厚茧，指尖反复蹭着粗糙竹篾边缘，细碎枣花随风落在长凳面和半成品帘子上。额角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她随用手袖口一抹，手上活计片刻不停。院里蝉鸣此起彼伏，枣叶被风拂得沙沙作响，她一忙就是几个钟头，简单吃过午饭，又坐回小板凳上接着赶活。那时家里拮据，居家物件舍不得花钱购置，一挂竹门帘要耗上好几日工夫赶制，整个夏天全靠它遮光、挡热气、阻隔蚊虫。

如今家家户户，年轻人都偏爱轻便透气的纱帘，老式竹门帘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。院里老枣树年年开花结果，这张当年打帘用过的长条木凳，常年闲置压在床底，枣树下编织门帘的画面，再也寻不回来了。

家中这挂竹门帘陪伴我们数十年，竹篾经长年日晒褪去原本的青碧色，多处断裂的篾片被母亲逐年替换，麻线补丁纵横交错，满是反复修补的痕迹。母亲始终舍不得丢弃，每临入夏，她都会细细修整，松脱的麻线重新穿缝，折损老化的竹篾逐一更换，年年翻新维护。邻里大多换上新式纱帘，唯有母亲守着这老物件，在她心里，这挂帘子是当年自己一篾一线耗心力编成的，藏着勤俭持家的本分，实在舍不得轻易丢掉。

每每掀起竹门帘，思绪总会被拉回旧日小院。从前日子清贫，居家一应物件全靠双手操劳置办，凡事自力更生，如今回想，清苦岁月里处处藏着温柔暖意。长凳上层层叠叠的竹篾、轻轻摇晃的青石坨、飘落在肩头的枣花，还有母亲坐在小板凳上俯身劳作的身影，拼凑起我美好的几时光景。那里有寻常烟火，有日夜操劳的母亲，封存着我的童年，也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枣树下打帘的旧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，竹篾与麻线裹着朴素绵长的母爱和庄户人的生活底色，全都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底。

（作者单位：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）

食光慢炖

SHIGUANGMANDUN

“慢”守初心 豆腐有“魂”

刘欣雨



我家巷口有一个豆腐店，门面极小，仅容一人转身。每日清晨，天光未亮，那里便飘出豆香，如丝如缕，缠绕在尚在沉睡的巷弄之间，唤醒了贪睡的味蕾，也唤醒了这座小城。

店主是个寡言的中年人，姓石，街坊都叫他老石。他与他的豆腐一样，外表素朴，内里却有万千经纬。他的作坊就在店后，我曾有幸窥见过一次。室内白雾氤氲，豆香萦绕，仿佛一片云海。老石立于其中，身形沉稳，眼神专注于一方方木格之中那凝脂般的产物。那情状，不似在劳作，倒似一位修行者，在进行一场沉默的仪式。

他说，做豆腐是“等”的学问。一等豆子泡得恰到好处，豆腥尽去，只剩清甜；二等石膏点化，急不得，慢不得，全凭经验与手感，让豆浆与凝固剂在恰当的时机相遇、交融，完成一场液态向固态的生命蜕变；三等豆腐成型，压去多余的水分，逼出紧实的口感。这过程中的每一次“等”，都是与时间的对话，是对物性的尊重，急躁的现代时钟在这里失了效。

“现在的人，什么都快，”老石有一次忽然开口，用棉布擦拭着沾满豆汁的手，“心跳快、说话快、吃饭快。可有些东西，就是快不得。一快，魂就丢了。”他说的“魂”，是那入口即化的豆香，是那柔韧不失的筋骨，是食物本该有的、最朴素的生命力。

老石家的豆腐，的确是有灵魂的。它从不张扬，素面朝天，却能与万千食材为友。切成细丁，撒上几点葱葱，淋一勺酱油，便是清晨最清朗的风味；与几尾小银鱼同煮，便是海洋与田野的鲜甜邂逅；即便是孤独地炖在一锅白水里，也能氤氲出让人安心的暖香。它不争不抢，却能包容万物，成就宴席上最不起眼却又最不可或缺的底色。这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某种温润的处世哲学，守拙，藏锋，以柔克刚。

豆腐的身世，也透着这等智慧。传说它是西

汉淮南王刘安求仙炼丹时的偶然所得。求长生者未能飞升，却意外地点化了这最平凡的滋养众生的美味。千百年来，它从道家的丹炉走入僧侣的斋堂，再步入每一个寻常百姓的锅灶。它慰藉了无数清贫的肠胃，也丰富了最奢华的宴席。它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，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，蕴含着“大道至简”与“慈悲众生”的东方精神。

然而，巷子外的世界正飞速旋转。工业化生产的豆腐，整齐划一，效率惊人，被封装在真空塑料袋里，摆满超市的冷柜。它们口感如一，保质期漫长，却独独少了那缕萦绕不散的豆香，少了那一点能与舌尖对话的、有温度的“魂”。人们似乎已习惯于这种便捷的、无菌的、却也寡淡的滋味，习惯于不再追问一种食物本该有的样子。

老石的店，于是成了一个时代的“化石”，安静地杵在巷口，倔强地冒着热气。他的主顾，多是几十年相熟的老街坊，以及一些吃惯了机器豆腐、偶然尝过一次便寻味而来的年轻人。他们在此停留，不仅为买一方豆腐，更像是在参与一场无声的仪式，感受一种即将被遗忘的时间的厚度。

我渐渐明白，老石守护的，不只是一门手艺，更是一种时间的律动，一种生活的节奏。在这个崇尚倍速播放的时代，他固执地按着暂停键，让我们这些被速度裹挟的人，能有一个角落停下来，喘一口气，尝一口“慢”的滋味。那滋味，在舌尖化开，是亘古的豆香，也是我们匆匆前行中，险些失落的故乡。

人间至味，往往不是饕餮盛宴，而是这般清淡的悠长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力量，或许不在于征服与超越，而在于沉淀与坚守；生命的丰饶，也不在于添加了多少，而在于还能保留住多少本真。

那一方嫩白的豆腐，静卧于青花瓷碗中，是一首无字的诗，一阙沉默的词。它以最柔软的身姿，对抗着全世界的坚硬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蓬莱公司）

说文解字

SHUOWENJIEZI



【解字】
弋(yì)：甲骨文“弋”字像末端尖锐的木桩之形。本义是短木桩，即木楔(jué)子。后世写作“戠”(yì)。在卜辞中读作“代”，表示代替，在六书中属于象形。



【解字】
志(zhì)：(shù) 甲骨文“志”字从“弋”，周围的小点像土粒之形。辞例见《甲骨文合集》7932：“……王往……亦弋于……丧。”或认为该形为“弋”之异体。

（据学习强国）

家园 × 周末

JIAYUAN
ZHOU MO



走过许多城，写过许多事，却恍然发觉，自己竟从未好好提笔，认真写一写生我养我的家乡——濮阳。

我与土地的缘分，从降生在河南濮阳的那一刻便已注定。这片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，是我生命的起点，是刻进骨血的根脉，无论走多远，一想起那熟悉的黄土与炊烟，心便有了归处。

濮阳的土地，是带着温度与故事的。它不似江南温润，却有着中原大地独有的厚重。西水坡的蚌壳龙静静沉睡6000余年，被称作“中华第一龙”，让这座城有了龙都的美誉。戚城遗址的夯土，藏着春秋卫国的风云、仓颉造字的传说，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。我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，脚下的每一寸泥土，都浸润着华夏文明的初光，让我对这片土地，多了一份与生俱来的敬畏与自豪。

儿时的记忆，总与泥土紧紧相依。春日里，田埂上的麦苗拔节生长，风一吹便是翻涌的绿浪；夏日傍晚，蝉鸣伴着晚霞，赤脚踩在松软的黄土上，凉丝丝的触感漫过脚心，秋收时节，玉米金黄、花生饱满，父辈们弯腰劳作，汗水滴进土里，滋养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。我曾跟着长辈在田间奔跑，摘过路边的野桃，挖过带着泥土清香的红薯，指尖沾满黄土，笑声撒在原野。那时的我不懂乡愁，只知道这片土地曾给予我最纯粹的快乐，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底色。

濮阳的土地，孕育了庄稼，更养育着淳朴的乡情。村头的老槐树，是邻里闲谈的聚集地，傍晚炊烟袅袅，饭菜香气飘散，一句热情的招呼，一块热腾腾的壮馍，便暖了人心。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，也塑造了濮阳人忠厚踏实的性子。父辈们常说，人要像土地一样，踏实本分，懂得感恩。这份教诲，伴着黄土的芬芳，融入我的成长，让我无论身处何方，都不忘本心，不忘来路。

长大后，我离开家乡求学打拼，见过繁华都市的霓虹，踏过异乡的土地，却始终觉得，没有哪一方水土，能比得上濮阳的黄土亲切。异乡的风再暖，也吹不散心头的牵挂；他乡的饭再香，也抵不过家乡的裹凉皮与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。

我常常在想，何为缘分？于我而言，缘分便是生于濮阳，长于斯土，将这片土地的风骨与温柔，都藏进生命里。它给了我血脉，给了我品格，给了我一生都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。

濮阳的土地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，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情，它像一位沉默的母亲，包容我的成长，守候我的归途。

此生行过千山万水，最念仍是故园烟火。正所谓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濮阳于我，从来不是笔下刻意渲染的风景，而是藏于心间、不必言说的安稳与温柔。

这份根植于黄土的情意，清淡而绵长，岁岁相伴，分毫未曾消减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濮阳公司）